

第二部



下册

宦海沉浮

舍人◎著

这不完全是一部官场小说，也不能将其视为一部反腐小说，这是一部以官场为依托的描写人性的小说；是以官场为平台，描写社会各个层面的小说；是一部中国改革开放的编年史。

I247.5/1915

:1(2)

2009

I247.5
1915
21(2)

宦海沉浮

宦海沉与浮带来的困惑……

舍人◎著

是一部官场小说，也不能将其视为一部反腐小说，这是一部以描写人仕的小说，以官场为舞台，借社会各个层面的

第一部

下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数据

宦海沉浮 / 舍人著. —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09.3

ISBN 978-7-5399-3119-7

I.宦… II.舍…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27666 号

- 书 名 宦海沉浮 (上、下)
作 者 舍 人
责任编辑 胡小河
责任校对 张松寿
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河南省瑞光印务股份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18 × 1000 毫米 1/16
字 数 700 千字
印 张 45
版 次 2009 年 4 月第 1 版,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3119-7
定 价 59.80 元 (上下册)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第五十三章	1
第五十四章	10
第五十五章	19
第五十六章	27
第五十七章	36
第五十八章	44
第五十九章	51
第六十章	57
第六十一章	69
第六十二章	78
第六十三章	89
第六十四章	98
第六十五章	104
第六十六章	111
第六十七章	118
第六十八章	124
第六十九章	129
第七十章	135
第七十一章	142
第七十二章	148
第七十三章	153
第七十四章	160

目 录

第七十五章	168
第七十六章	176
第七十七章	185
第七十八章	194
第七十九章	202
第八十章	210
第八十一章	216
第八十二章	225
第八十三章	234
第八十四章	241
第八十五章	247
第八十六章	254
第八十七章	262
第八十八章	266
第八十九章	275
第九十章	283
第九十一章	291
第九十二章	299
第九十三章	308
第九十四章	314
第九十五章	325
第九十六章	337

第五十三章

杨陆顺经过李柱全一事，受了汪溪沙、叶祝同等人诸多劝告，实在窝心得很，新平村顺利地搞完了结扎，马党委也曾去看望过他，先也是没口子夸赞了他一番，让杨陆顺心里很高兴，总觉得没白费苦心。

可马党委话锋忽然一转，说：“杨副乡长啊，幸亏你只受了点小伤，真要闹大了，卫书记那里我怎么交待哟。在我的点上出了这样的事，都是我平时抓得不够，卫书记也批评过我了。唉，现在农村工作越来越难做了，承包到了户，都是各人管各人，各人搞各人的了。”

杨陆顺不是蠢人，听得出马党委借口说农民承包到了户，何尝不也是说新平村是他个人承包的呢，是在委婉地劝他不要管闲事而已。看来真让叶大哥说对了，做了好不讨好，还牵连别人挨了批评。杨陆顺又还能怎么说呢，赶紧跟马党委道歉吧：“马党委，这事都怪我年轻没经验，忽视了农村工作的难度，给你添麻烦了，还请马党委多批评我。”

马党委故做大度地哈哈一笑说：“杨副乡长，你也别太谦虚了，是意外事故嘛，心还是好的，我老马也领你的情，在卫书记面前我可没少给你讲好话。莫看你年轻，主意还是蛮多的，农村工作说难也难，说不难也不难，按规矩办就行了。”

接下来结扎工作进展顺利，基本上就没遇到麻烦事，杨陆顺也乐得轻松，带着老江这村跑跑那村看看，只是对李柱全心存愧疚。

这天轮到周副书记的点上，跃丰村是个大行政村，与武圣乡搭界，到乡上有近二十里路，村里有两百多妇女需要结扎，考虑到结扎后的妇女不适宜走这么远的路，处于对妇女们身体着想，杨陆顺就建议周副书记是不是用驴拉板车接送，一来缩短往返时间，二来也体现政府的爱民之心。

周副书记欣然地接受了建议，叫村委联系了三辆板车接送，当然也赢得

了农民群众的叫好，农民不知道是杨陆顺出的主意，就感谢周副书记，虽然没什么新鲜词语，可世上谁不爱奉承呢？让老周心情大好，杨陆顺在一旁也是呵呵直乐，等到该去的人都到齐了，杨陆顺也就准备回卫生院，却被老周留了下来，说村支书老王家小子昨晚在竹山里打了不少斑鸠子，中午一起打个牙祭。杨陆顺推辞不脱，只得留下。

上午老周也没闲着，在支书老王的陪同下看了看农民田里的早稻长势，杨陆顺正好借此机会多学习，也就随着老周四处查看。临近中午才回到老王家里，老王家是去年才新盖的红砖瓦屋，算是村里最好的房屋了，杨陆顺直夸老王是先富起来的人，老王苦笑着说：“富什么哟，还不是小儿子要结婚，女方指定要住红砖瓦屋，不得已借了不少钱才盖起来的。现在政策好是好，可要光凭做田发财，那是不可能的了。”

吃完中午饭后，杨陆顺按规矩要把伙食费给老王，老王却怎么也不肯要，说：“杨乡长你是稀客，请都难得请到你来吃饭，又怎么能要你的伙食费呢？”百般推辞，杨陆顺只得作罢，没想老王却又把盖了村委财务印章的伙食费条子塞给了他，老王笑着解释说：“现在村里账上活泛，这点客还是请得起的。”杨陆顺这才明白为什么好多干部情愿在村里吃饭而不回家，敢情白吃了还可以报销呀！

老周和杨陆顺饭后被安置在老王家准备给儿子结婚的新房里休息，老王送上茶水就出去了，屋里只剩下了老周和杨陆顺，两人喝着茶随便地聊着，说不了几句又把话题扯到房子上了。

老周用一根火柴棒剔着牙说：“农村里是最讲究住房的，哪怕不摆一件新家什也要打个新壳壳，打不起新壳壳也要一年一翻新。”

杨陆顺点着头说：“老辈子们不是说么，没得好屋就像河里的浮萍，没个根基啊，所以再穷也要弄个能遮风避雨的好屋子。”

老周呵呵笑着说：“是的哩，我在政府里工作十多年了，做梦都想住间好屋，这次卫书记是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啊！从前的头头们自己住得舒适了，哪会想起咱这些群众呢？”

杨陆顺说：“周书记，你爱人在供销社工作，怎么不住到供销社的家属房子里去呢？”

老周说：“那怎么行，不能占别人单位的住房嘛，供销社自己的房子也紧张，我这当干部的总还是要有觉悟吧，不能跟群众抢房子的。”

杨陆顺说：“周书记，这次就好了，三间正屋的家属房正好解决你的实际

困难了。我记得你有三个孩子吧？”

老周微笑着说：“是啊，我早计划好了，我跟你嫂子就住前面的房间，两个丫头住中间的，大崽虽然已经参加工作了，可逢年过节要回来，就安排住最里那间。我的旧屋住了六七年了，可还抢手得很呢，这不，谢乡长也是三个孩子，就盯住我的那间。”说着满是深意地看了杨陆顺一眼，说：“谢乡长也是个实在人，他爱人是教师，联校本来是要腾一套家属房给他的，可他也是发扬风格，不愿意占群众的住房啊。”

杨陆顺立即敏捷地捕捉到了周副书记眼神里的含义，脸上就有点发烧，人家谢乡长都发扬风格了，他这年轻人是不是也应该发扬风格呢？

老周又说：“杨副乡长，你运气真的好哟，一进政府就赶上了这样的好事，嘿嘿，我可是盼了好多年呐。”

杨陆顺不知道怎么说话了，在他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那套新房子，何况卫书记也提前给他打了招呼，这就叫他心里很为难，他确实有心把房子让给谢乡长，谢乡长毕竟曾经是他的老师，又是他现在的领导。可周副书记的话句句直刺他的心，不管怎么样新同志是应该让老同志的，年纪轻轻，有吃还在后头嘛。想到这里，杨陆顺坐不住了，他借口到卫生院去就匆匆离开了老王家。老周轻笑着自言自语说：“你小子懂事就乖乖让出来的好，得罪了老谢可比得罪老卫后果要严重得多哟。”

杨陆顺骑着自行车径直去了汪溪沙寝室，把习惯睡午觉的沙沙喊醒说：“沙沙，我有件事情跟你商量。”

汪溪沙正睡得香呢，不耐烦地说：“什么事嘛，你晓得人家中午不睡上一觉，下午就没精神上班，数错了钱你赔呀？”

杨陆顺自顾说：“沙沙，我想把房子让给谢乡长，他家人多，又是我曾经的老师，他们比我更需要这房子。”

汪溪沙立即没了瞌睡，一翻身就坐了起来，睁大眼睛说：“莫该是卫书记下了命令啊？没新房子怎么结婚嘛，不行，我得去求卫书记去！”

杨陆顺拉住她说：“沙沙，是我自己的意思，人家谢乡长发扬风格不占学校的家属房子，情愿住别人腾出来的旧屋，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我……”

汪溪沙盯着杨陆顺说：“你傻呀，你们乡政府那么多人不发扬风格就你去发扬，是组织上分给你的，又不是你强占的，凭什么就该你让呢？我可告诉你，跟你扯结婚证是看了有新房子，如果没了新房子，我才懒得跟你结婚呢！看你是要我，还是想去巴结领导！”

杨陆顺诧异地说：“沙沙，我这不是跟你商量么，你说话也太难听了点，什么巴结领导啊，我是真的不忍心看着谢乡长那么一家子挤旧屋嘛，还记得卫书记的家不，我真看不下去了。”

汪溪沙眼圈儿红红地说：“我不管那么多，我爸妈都晓得我结婚是住新房子的，到时候岂不是让我在娘家人面前丢尽了脸？我再说一次，不是新房子我不结婚！”说完把脸扭到一边，看也不看杨陆顺了。

杨陆顺没想到汪溪沙这么看重房子，竟然说出了不是新房子不结婚的话，一时又伤心又愤怒，铁青着脸冲出了寝室，“砰”地一声把门重重关上。

杨陆顺心里百感交集，看来自己在汪溪沙心里还没一套房子重要，怎么以前就没看出这妮子这么自私呢！唉，城里的妹子真的难伺候啊！他这么胡乱想着，不知不觉来到了新家属房子的工地前，站在大堤上看着已经完成大半的房子，杨陆顺不禁呆了。

“小舅舅，你在这里发什么呆啊？”杨陆顺猛地一惊，回头看是鹏子和游得贵，两人都脸上红红的散发着油腻的光泽，显然是刚喝了酒的。

杨陆顺皱着眉头说：“鹏子，正在施工你还喝什么酒？要注意安全啊！”

游得贵嘿嘿一笑说：“杨乡长，你担心什么，你家鹏子现在又不要亲自拿砌刀砍砖了，他只负责管理，喝点酒没啥问题。”

杨陆顺冲游得贵笑笑说：“游主任，你可得抓紧些，千万莫让鹏子偷工减料的占公家便宜啊，这可是咱政府里领导干部的家属房子，可出不得一点问题的。”

鹏子委屈地说：“小舅舅，你把我当什么人了，这政府的家属房子我是下了大力气搞的，是个样板工程，全指望着让卫书记满意了，表扬我几句，好树立信誉呢！”

游得贵喷了个响亮的酒嗝，拍着鹏子的肩膀说：“杨乡长你只管放心，有我盯着的呢，你家鹏子还真不错，进的砖灰水泥都是优质品，活也干得漂亮，卫书记看了几次都很满意，说你杨乡长介绍的建筑队蛮好！”

鹏子也嬉皮笑脸地说：“小舅舅，你不信我总信得过游主任吧？你还从来没视察过，走，下去看看，看看你鹏子的杰作！”

杨陆顺这才露出宽慰的笑容，跟着一起沿着斜坡下去，来到了工地上，二十几个人正忙得热火朝天，和灰的和灰、挑砖的挑砖、砌墙的砌墙。杨陆顺这是头一回来，看着自己的新房子一砖一瓦地盖得正欢，心情也是大好，远远看

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正是四姐夫家的小军，正在手脚架上砌墙，动作娴熟还真有板眼，就扬手喊道：“小军、小军……”

小军循声见是小舅舅，挥了挥手里的砌刀回着：“是小舅舅啊，你来看新房子啊！”

杨陆顺大声说：“是啊，你累不累呀，要不下来歇会？”

小军迟疑了一下说：“不下来了，今天任务有点重，怕没时间歇气了。就不招呼你了。”

杨陆顺说：“那好，你注意安全啊！”又笑着对鹏子说：“嘿，这小军做事还不含糊啊！”

鹏子撇了下嘴巴说：“那小子最喜欢偷懒，不压点担子他不晓得赚钱辛苦费力。”

游得贵呵呵笑着说：“杨乡长，你这外甥是个人材啊，工作面前一视同仁，不分亲疏，喏，那是你大姐夫吧？当牛使唤哩！”

顺着游得贵嘴巴努的方向看去，杨陆顺真的看见大姐夫挑着五六对灰桶子大步走下手脚架，一脸汗水淋淋，便喊道：“大姐夫，来歇会，抽根烟吧。”

大姐夫见是六子，用脖子上的手巾胡乱抹了下脸，走了过来，接过烟，就势坐在地上重重地喘着气说：“六子啊，这么多天头次见你来啊，忙什么啦？”

杨陆顺也蹲下来，划着火柴替大姐夫点燃烟，说：“也没忙什么，这是我介绍给卫书记的，来多了怕人说闲话。大姐夫，你也上了年纪了，可别累坏身体哟。看你一身是汗的，多歇息下嘛。”

大姐夫转头看了看鹏子，勉强地笑着说：“累不着，我又不是傻的，累了自然晓得歇气。看这进度，七月初就可以完工了，跟汪妹子商量好准备什么时候办酒呀？”

杨陆顺笑笑说：“原先准备定在‘八一’节，汪家说天气太热不好办事，就延迟到了‘十一’国庆，到时候请大姐夫来喝喜酒。”

游得贵在旁边笑着说：“鹏子，你舅舅给你介绍了这么大的基建工地，你准备吃多少钱的喜酒啊？”

鹏子豪爽地说：“我呀，准备给小舅舅送台黑白电视机当贺礼！”

杨陆顺哈哈一笑说：“鹏子，你的心舅舅领了，就不劳你破费了，哪有外甥给舅舅买电视机的，传出去不笑掉人家的大门牙啊！”

游得贵嘿嘿一笑说：“我就晓得鹏子故充大方，你这抠门还舍得送电视机？鬼信你的！”

鹏子急了，一张脸涨得血红说：“游主任，天地良心，我对你够意思了，你还在说我抠门！”

游得贵急忙捅了鹏子一下，哈哈大笑来掩饰心里的不安说：“你小子，开你的玩笑都听不出来啊！还当了真了。”

鹏子也瞥见了杨陆顺疑惑的眼神，也急忙说：“嘿嘿，我不也是开玩笑的吗？爹，烟抽完了就送灰上去，免得他们又偷懒了还怪你手脚慢！”

鹏子他爹也不吭气，爬起身来挑着灰桶就走，抛下一句话：“六子，我忙活去了，你随便啊！”

杨陆顺有点气恼地说：“鹏子，你这样要不得，自己喝得红脸关公一样，倒把你爹当牛使唤，你怎么不自己去挑呢！”

鹏子咳嗽一声，把一口浓痰重重吐到地上，说：“小舅舅，我也不轻松啊，一双眼睛要盯二十几个人，就怕他们偷懒哩！”

杨陆顺也不愿意跟他多啰嗦，连小军都没空闲下来说说话，就知道鹏子管得多严格了，虽然不屑却也有点欣赏鹏子的手段，跟游得贵打了个招呼就径自走了。

晚上送走最后一车结扎的妇女，杨陆顺照例陪卫生院几个医生吃饭，特别是从县人民医院请来的两个医生，平时牢骚不少，不是嫌医院住宿条件差就是嫌一天工作量太大，忙得撒泡尿的工夫也没有，可他们的技术还是蛮不错的，手脚也麻利，分给他们的任务总比乡卫生院的两个医生完成得快。

卫书记为了使他们能安心在新平帮忙，不但伙食上贴了钱，还在下乡补助上加了份，而且还要求杨陆顺天天陪他们吃饭，表示新平乡的重视，尽量保持他们的工作热情。不免在饭桌上要闲聊点什么，杨陆顺得知不少妇女患有程度不一的妇科病症，原因无非是房事时不讲究卫生等原因造成的，如果病情严重的是不能做结扎手术，可杨陆顺就奇怪地问：“那做了这么多人，就没有因为病情严重而不能结扎的么？”一个医生随意地说：“你们卫生院搞妇科检查的都没有排出来，不就是都可以做么。”

带着这个疑问，杨陆顺就去问负责妇科检查的女医生，回答让他吓了一跳：“杨乡长，你们政府又没具体要求，原则是一刀切，排出来不也得结扎呀！”

杨陆顺感觉情况严重，便急忙去找卫书记反映情况，可卫书记下午去了县里开会，得两三天才能回，又去找谢乡长反映，谢乡长倒是很重视，答

应明天去卫生院再做调查后决定，杨陆顺这才放下心来，又陪谢乡长下了几盘棋，闲聊了一会，杨陆顺就担心谢乡长提及房子的事，幸好从头到尾也没说起，杨陆顺虽然心里不安可也实在想不出其他办法，只得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

好容易农业副乡长老梅前来汇报工作，杨陆顺才得已解脱，匆匆告辞出了门，习惯性的想去沙沙那里，可一想起沙沙的话又大伤脑筋，居然在她心里还没一套房子的分量，便气嘟嘟地开了自己的房门，躺在床上生闷气去了。

迷迷糊糊听到有人敲门，杨陆顺心里窃喜，以为沙沙又来认错了，便故意拖延了片刻，哪知道外面响起了叶祝同的声音：“杨乡长，你在家吗？”

杨陆顺大为泄气，开了门说：“大哥，今天怎么有空来啊？”叶祝同笑着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呗，你在家闷着，沙沙在我家哭鼻子，小两口吵架了？”

杨陆顺脸色微赭，忙让坐递烟倒水，说：“也没什么大事，沙沙也是的，跑你家去哭什么，好像我欺负了她一样！”

叶祝同心里暗说：你家沙沙比你聪明得多！可脸上还是微笑着说：“情况我都晓得了，也莫怪沙沙，她当然想在新房子里风风光光结婚了。六子，说老实话大哥就是欣赏你这老实忠厚的性格，处处替别人着想，虽然有时候做了好没得到好，可别人终究是会记得你的好处的。为人行善，不求得好，唯求心安，你做得很对，大哥心里很高兴哩！”

杨陆顺闷闷地说：“大哥莫夸我了，人家谢乡长是老同志，家里有五口人，去挤人家的旧房子，我确实是看不下眼，可沙沙说我是巴结领导，就没想到做人要体恤他人，我心不安呐，刚才谢乡长还拉我下象棋，却半点也没流露出怨意，他还拒绝去联校住家属房子，也就是不愿意占群众的住房，他的风格这么高，我这年轻小伙子，受党和国家培养这么多年的大学生，就不能发扬点尊敬老同志的风格么？我也不是想图表扬图进步，只是将心比心，却连自己的爱人都误会了，真要做出来，还不知道其他人会怎么嘲笑讽刺我了，如此一想，真叫人丧气啊。”

叶祝同知道六子句句真心话，不免暗暗叹息，说：“六子，知你者，为你心忧，不知你者，谓你何求。这是做人难免的无奈啊！我来就是给你解忧愁的。”

杨陆顺感激地一笑说：“大哥，谢谢你，我遇到了难处总有你替我宽心，我没事的，劳烦你跑一趟了。”

叶祝同凝视着烟头冒起的袅袅清烟，缓缓地说：“晚上沙沙在我家那么一哭，我这当大哥的心里不舒服了，我看沙沙态度蛮坚决的，好像铁了心要在新房子里结婚。你们是我一手撮合的，怎么着也不能因为房子的事情闹个大散伙吧？我也知道你的脾气，平时看上去柔顺其实也蛮刚毅的，所以我还是劝你别让房子了，沙沙是城里妹子，讲究的是客气排场，她能愿意在乡里扎根就很难得了，你也要多迁就着她，人家城里妹子也不容易，你说呢。”

杨陆顺委屈地说：“大哥，我实在想不通嘛，别人怎么说我无所谓，可她一开口就说我想巴结领导，这是不伤我的心么？我在她眼里成什么人了，其实我开始就错了，城里妹子是看不上我这乡里人的，我也是太好虚荣了，偏偏就被她迷惑了！”

叶祝同赶紧说：“六子，你这么想就错远了，沙沙看上的是你的人才品相，你怎么能妄自菲薄呢，你现在的身份气质比那些街上年轻人强了不知道多少倍了。沙沙之所以生气，主要是太讲面子了，她在父母亲戚面前说是因为要分新房子才赶紧扯结婚证结婚的，她也才二十出头，难免思想单纯说话不经过考虑，何况也是你反悔在先嘛，其实我也跟沙沙分析了你所处的尴尬局面，如果不主动点实在说不过去，毕竟谢乡长既是领导又是老同志，还跟你师生之谊，于情于理都应该你把房子让出来，这样尊敬了领导、团结了同志，也体现了你尊师重道的高尚品德，这才符合你大学生、青年干部的形象嘛。”

杨陆顺眼睛一亮说：“大哥，你也赞同我把房子让出来？那就坚定了我的决心了，我等卫书记一回来，就去把房子让出来。”

叶祝同摇了摇头说：“可你就真的会失去沙沙啊！你就真舍得？”

杨陆顺眼里的光彩立即黯然下来，艰难地说：“如果这样都不支持我，还谈什么其他，不成也罢了！”

叶祝同长叹一声说：“六子，我就知道你是这样的人，这也就是我来的原因了。我跟你嫂子商量过了，决定把分给我们的房子让出来给谢乡长！”

杨陆顺大急，脸涨得通红就要反驳，叶祝同摇着手说：“六子，你先听大哥说完，其实按照卫书记的分房子标准，我是不符合的，只是因为占用了文化站的基建资金，又见我跑资金出了力才大发善心分给我这套房子，你想想，大哥的编制都不在新平乡政府里，又有什么资格分房子呢？莫说没有六

子你夹在中间为难，我也同样得主动把房子让给谢乡长的。大哥这样做不是为了其他，正如我刚才说的，于情于理我都应该让房子，再加上你跟沙沙又为这闹矛盾，我既然是你大哥，做大哥的就一定要为你着想，你嫂子也是重感情的人，她见沙沙哭得伤心，就马上叫我来告诉你，你快跟我回家，劝劝沙沙吧。”

杨陆顺手都摇断，慌忙说：“大哥，那怎么可以让你们腾房子？你这样做叫我一辈子心不安的啦！”

叶祝同笑着说：“傻兄弟，什么安不安的，你大哥原来茅屋子都住得快快活活的，何况在学校还住了那么大的教室，早就心满意足了，俗话说君子有成人之美，我们俩还是兄弟之交呢！别再推辞了，不同意就别再喊我做大哥了，连大哥的话也不听，这样的弟弟要来何用？”说着装出一副生气的模样。

杨陆顺一生哪见过如此重情意的人，只感动得热血上涌，眼睛湿润，哽咽着说：“大哥，你对我真是太好了，我……我，嗨，怎么说呢？我……”

叶祝同哈哈一笑，一把揽住他的肩膀说：“那就啥也不说了，叫了我大哥就代表你答应了我的要求，好好跟沙沙过日子才是大哥嫂子最愿意看到的了。走，接沙沙去，小妹子哭得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好好用冷水替她敷一敷，免得我弟媳妇不漂亮了。”

到叶家，沙沙果然还坐在周可身边抽抽噎噎，周可见杨陆顺来了，赶紧嗔怪地说：“六子，不是嫂子多嘴，你怎么把沙沙气成这样呢？到了家里就呜呜直哭，不管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你是男子汉，得迁就沙沙嘛，她孤身一人在乡里本就不习惯，还指望你疼她关心她，快给沙沙赔小心！”

沙沙听了周可的话，又勾起了她伤心事，更是柔肠百结，伏在周可怀里啼哭不已，杨陆顺没了心头烦恼，这时再见汪溪沙就只觉得楚楚可怜得很了，赶紧听了周可的话赔小心。

叶祝同笑着说：“沙沙，刚才大哥把六子好一顿痛骂，看他以后还敢惹你生气不，好了，你就别再伤心了，六子已经答应不把新房子让出去，也保证不再发脾气了，如果再犯，就任我们三个处置！”

杨陆顺只得好言劝慰，又加上叶祝同夫妻，汪溪沙才总算停住了流泪，跟着杨陆顺出了叶家，一路上杨陆顺心里始终有点别扭，说：“沙沙，今天也没发生什么，你怎么就跑到叶大哥家去哭诉呢，搞得大哥为了我们放弃了新房子。”

汪溪沙其实心里暗暗高兴着呢，她下午想了半天，把自己了解到的情况一一做了分析，除非其他人让房子，不然杨陆顺以后在政府里还真不好做人，政府一把手住旧屋，杨陆顺却霸着新房子，任谁说都会指责杨陆顺的不是；可真要把新房子让出去她舍不得，于是就想到了叶祝同，只有叶祝同不是领导干部，而且还是编外人员，让叶祝同让是最理想的，她就一不做二不休跑去诉苦，其实也是暗暗敲打叶祝同，希望看在两人是感情上让一步，她本也是抱着侥幸心理去的，实在不成她也不会真跟六子翻脸，无非是发泄一通而已，可没想到居然就成功了，也对叶家深怀了感激之意，只要有机会就肯定会报答他们的。

汪溪沙在暗暗高兴，殊不知叶祝同也在暗暗得意，他这是一石二鸟之计，既讨好了谢乡长也博得了六子的一片真挚地感激，他非常清楚卫书记对他看法不好，如果领导对你看法不好了，再怎么努力也是白费，他只有把希望寄托在谢乡长身上了。不管怎么说，能讨得领导欢心，一套本不属于自己的新房子就算得了什么呢？

第五十四章

谢乡长第二天就去了卫生院，仔细询问了妇科医生，得知如患有肾上腺疾病、糖尿病、内分泌系统疾病、心脏病、高血压等疾病时妇女是不适宜做结扎手术时，便神情严肃但语气平和地说：“现在已经做了几百例结扎手术了，难道被结扎的妇女当中就都身体健康吗？医生同志，我们农村里的农民群众大多没什么文化，对这些专业的知识就更明白了，你们当医生的就要有义务去传授告之嘛，我也是听了杨乡长的反映才感到事情的严重性，计划生育是国家基本政策，但不能为了追求片面的完成任务而忽视了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嘛。既然这样，就还请你们医生同志负起责任，把那些不适宜做结扎的妇女排查出来，经过治疗后能做了再做。”

医院的医生们听了谢乡长的话，既感到了身上的重担，也明白了他爱民

的苦心，都纷纷表示要按谢乡长的指示去做，用实际行动安心爱护农民群众。

谢乡长笑着说：“这还得多亏了杨副乡长工作细致，考虑周详啊，要不我也不知道计生工作里的具体条条框框嘛。我们大家都要向杨陆顺同志学习，热心本职工作，全心为民着想呀。所以他一提出来，我就极力地赞同啊！”见杨陆顺被夸得面色微赤似乎想谦虚几句，就赶紧说：“杨副乡长，你也别谦虚了，只要是一心为民的好提议，我都会无条件地支持！你领着计生办的同志们也不能忽视了结扎妇女术后身体健康的恢复，尽量提醒她们要注意休息和营养。”

杨陆顺高兴地说：“谢乡长，我这就到已经做了结扎手术的户子去看看，我也做了些准备工作，想近期到各村开一堂结扎术后的保健课，争取让所有结扎妇女都能尽快恢复，不出术后并发症。”

谢乡长满意地说：“这样最好了，服务要上门，宣传要到家。现在马上就要进入双抢季节了，妇女们都是抢收的好手，不能因为身体原因耽误了农忙！”

果然一上午时间就从来结扎的妇女中排查出好几个因为各种原因而不能做手术的人，可农村人又怎么舍得花钱去治疗那些并不影响日常劳作生活的隐性病呢？倒还嫌医院里没事跟她们找事，一听不用结扎了，全都乐不可支地跑了，全没把医生的话听进去。

杨陆顺早已经兴致勃勃地带着老江去准备课程了，张文谨有点担心地对老柳说：“柳主任，这一个村才检查了二十几个人就排出了好几个，这群婆娘又不听医生的治疗，那怕会影响其他人的积极性哟！”

老柳抄着手，斜着嘴巴吹落老长的烟灰，不咸不淡地说：“是吗？怎么会呢。”

张文谨凑上来说：“前阵子卫书记把李柱全抓了反面典型才把这些人调动起来，好多人是惧怕政府的压力才勉强来搞结扎的，如今这么一闹，那些不愿意结扎又没病的人不造反才怪呢，我觉得应该跟杨主任说说，免得到时候被动呢。”

老柳瞪了他一眼说：“杨主任想得比你远得多，叫你操什么心？这不是谢乡长同意的么。领导决定的东西你少掺和。”张文谨讪笑着退到一边，不再言语了。

杨陆顺带着老江白天走村进户地搞摸底，生怕有结扎后的妇女因为不注

意休息和调养引起各种并发症，晚上集中妇女在村委会讲课，传授各方面的注意事项。不少男人闲得无聊也凑进去，见杨陆顺一小伙子在上面大讲妇科预防知识，都又好奇又好笑，那群婆娘更是把杨陆顺当稀奇怪物，不时插科打诨调笑杨陆顺，杨陆顺倒浑然自若，他一门心思在传授科学卫生知识，一心想妇女们摆脱疾病的缠绕，自我感觉神圣得很。

汪溪沙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感觉羞涩不已，虽然跟六子扯了结婚证，可都还没行过夫妻间的事，总认为一个男人成天混迹在女人堆里不像话，何况还尽说什么妇科知识、房事注意什么的，想起来就觉得恶心，大男人搞那些会有出息吗？便就劝他说：“六子，你一个未婚青年成天跟那些乡里婆娘混做一堆，不怕影响不好啊？还跟她们上什么知识课，人家娃娃都生了好几个了好用得着你教吗？我看别让她们教坏了你！”

杨陆顺笑呵呵地说：“沙沙你想哪里去了，农村妇女缺少那方面的知识嘛，本来乡里条件就差，再不提醒点她们，到时候疾病缠身就麻烦了。我其实刚开始也不习惯，那些妇女老取笑我还是童子军却大模大样教她们这些大妈大婶的，其实她们确实需要这方面的知识，莫看她们表面上嘻嘻哈哈，其实心里还蛮服气我的。这不不少男人也去听我授课了，知道了清洁卫生的重要性。”

汪溪沙啐了他一口说：“这些东西女人在孩子的时候妈妈就教了的，还用得着你这童子军去充老师？大男人老弄这些，能有出息么？”

杨陆顺说：“这可是我的本职工作，干一行就得爱一行。是不是怪我没给你上课呀，那我现在就给你补习补习，好让咱以后生个健康的好宝宝！”说着嬉皮笑脸地就在沙沙丰腴的身子上比划，让汪溪沙哭笑不得，有心想说叨几句，可抵御不了六子的禄山之爪，顿时软成一团，娇喘吁吁享受去了。

几天后卫书记从县里开会回来，就召开了党政干部会议，传达了县委县政府的会议精神：“这次因为全县都在搞结扎，所以只是各乡镇的书记参加会议，谢乡长这几天辛苦你了。”谢乡长一贯地微笑着点点头没说话。

卫书记见他没话，就接着说：“这次会议的主要内容就是大力发展农村的副业经济，县委县政府要求我们乡镇不能总盯着粮棉油这几项，要把视线放开，把思路放广，现在按照计划的粮棉油生产只能是维持农民们温饱问题，真要发家致富是不可能的，要从农副业着手，政策性地引导农民走发展农副业致富的道路。所以县委县政府要求我们各乡镇在维持原有粮棉油计